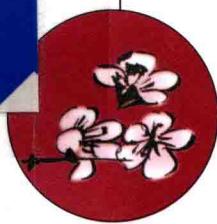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

程杰 纪永贵 丁小兵 著
巴蜀书社

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



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

程杰 纪永贵 丁小兵 著



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
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/程杰, 纪永贵, 丁小兵著.
—成都: 巴蜀书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531-0478-2

I. ①中… II. ①程… ②纪… ③丁… III. ①杏—花
卉—文化研究—中国 IV. ①S685. 9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3477 号

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 程杰 纪永贵 丁小兵 著

责任编辑	谭晓红
封面设计	任兆祥
出版	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 (028) 86259397
网址	www.bsbook.com
发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28) 82633929
版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48mm
印张	11.125
插页	2
字数	250 千
书号	ISBN 978-7-5531-0478-2
定价	3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



杏 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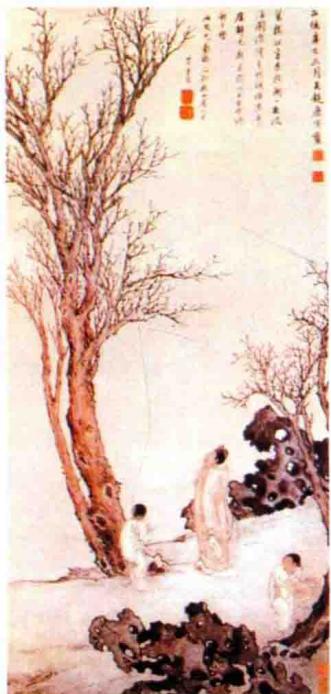
杏核和杏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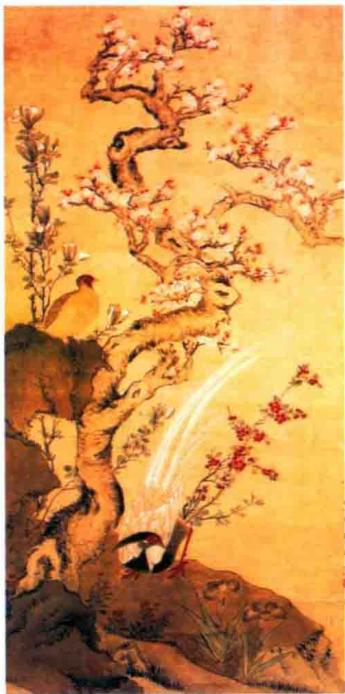
盛开的杏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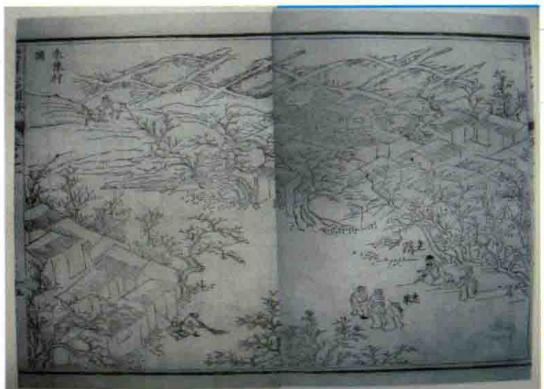
[宋] 赵昌《杏花图》



[明] 唐寅《观杏图》



[明] 周之冕《杏花锦鸡图》



清康熙《徐州志》
卷首《朱陈村图》



[清] 施葆生绘
《金陵四十景·杏花村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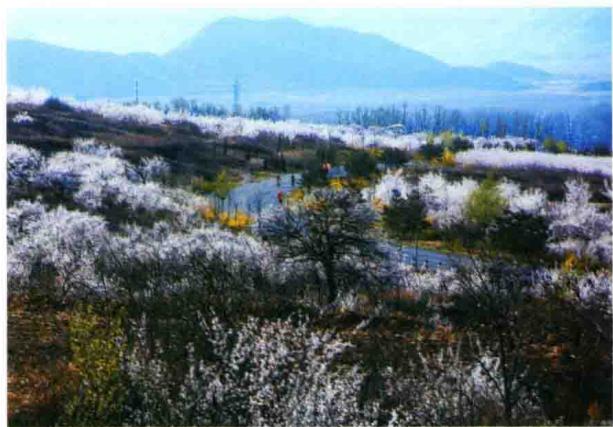
[清]郎遂《杏花村志》书影



今安徽贵池杏花村（饶颐摄）



清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纹瓷碗



北京延庆县杏花林



河北赞皇县棋盘山野生山杏



新疆英吉沙县杏花林



前　　言

——杏及杏花的自然分布、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

杏是我国原产果树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开发利用历史。1992年河南驻马店杨庄就出土了夏代的杏核^①，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“杏”字^②。先秦至秦汉之际的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、《礼记·内则》、《管子·地员篇》、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等文献多次记载了杏的分布和食用情况。其中，《夏小正》主要反映夏朝的历法节令，有“正月，梅、杏、柂桃则华……四月，囿有见杏”的花信和果期，指明是园囿之物，可见杏在我国明确的园艺栽培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而各类上古典籍均将桃、李、杏并提，也反映了人们对杏之生物和园艺特征的清晰认识。到了

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、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《驻马店杨庄：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》第193页，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 于省吾等《甲骨文字诂林》第1412页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。于氏认为此“杏”字非今果树之杏。



汉晋时期，杏已与桃、李、枣、栗一起并称“五果”^①，成为我国重要的果树品种。

杏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分布。现代科技界一般认为杏的分布以秦岭、淮河为界，南方地区杏树栽培较少，但就我国方志古籍而言，南方各省区极少有明确不产杏、不宜杏的记载。即便如古人认为“杏花绝产”的福建^②，所属州县仍发现不少产杏的信息，如明弘治《八闽通志》记载福州府、建宁府、邵武府、福宁州土产中都有杏^③。广东也称无杏，清道光《广东通志》称“韶（引者按：今广东韶关）以南有桃无杏”^④，光绪《四会县志》称“粤无杏，俗以此（引者按：指榴花）为杏花”^⑤，但顺治《阳山县志》^⑥、康熙《龙门县志》^⑦、同治《连州志》^⑧都记载当时有或

① “五果”的说法，最早见于《黄帝内经素问·藏气法时论篇》“五果为助”，《黄帝内经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则进一步指明为李、杏、枣、桃、栗，与五谷、五味、五时、五脏等对应配合。晋皇甫谧《甲乙经》卷六《五味所宜五藏生病大论》：“五果：枣甘，李酸，栗咸，杏苦，桃辛。”明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本。

② 王世懋《闽部疏》：“闽地最饶花，独杏花绝产，亦一异也。”明万历《纪录汇编》本。

③ 陈道《（弘治）八闽通志》卷二五，明弘治刻本。

④ 阮元《（道光）广东通志》卷九五，清道光二年刻本。

⑤ 吴大猷《（光绪）四会县志》编一，民国十四年刊本。

⑥ 熊兆师《（顺治）阳山县志》卷一，清顺治十五年刻本。

⑦ 章焯《（康熙）龙门县志》卷五，清康熙刻本。

⑧ 袁泳锡《（同治）连州志》卷三，清同治九年刻本。



曾经产过杏。广西、贵州、云南多属山区高原，杏的分布更为普遍^①。

杏为落叶大乔木，适应性较强，耐干旱，耐低温，各类土壤均能生长，与桃、李、枣一样，在我国的分布极为广泛。因其不耐涝湿，花期不耐25℃以上的高温，在温润、干燥的黄河流域生长最为适宜，因此在我国北方即淮河、秦岭以北分布尤为普遍，生长也较为良好，与梅树不耐低温、主要分布在南方正好形成对照，古人即有“南梅北杏”之说^②。明徐有贞“北土春来气未和，梅花开少杏花多”^③的诗句，所说也是这种情景。这一分布区域特色，使杏在我国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重心倚重北方的周秦、汉唐时，即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园艺和文化地位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，在同期文献中也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迹。与梅相比，杏在北方地区也有更深厚的自然资源和更广泛的社会

① 物产志中记载有杏、杏花、杏仁的，广西地区如清黄大成《（康熙）平乐县志》卷六，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；清舒启《（乾隆）柳州县志》卷二，民国二十一年铅字重印本；清盛熙祚《（雍正）灵山县志》卷四，清雍正十一年刻本。贵州地区如明谢东山《（嘉靖）贵州通志》卷三，明嘉靖刻本；清萧管《（道光）贵阳府志》卷四七，清咸丰刻本；清鄂尔泰《（乾隆）贵州通志》卷一五，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；清邹汉勋《（咸丰）兴义府志》卷四三，清咸丰四年刻本。云南地区如明王尚用《（嘉靖）寻甸府志》卷上，明嘉靖刻本；清张毓碧《（康熙）云南府志》卷二，清康熙刊本；清李斯佺《（康熙）大理府志》卷二二，清康熙刻本；清屠述濂《（乾隆）腾越州志》卷三，清光绪二十三年重刊本；清戴纲孙《（道光）昆明县志》卷二，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。

② 乾隆《翠云山房杏花盛开用邓尉香雪海歌韵，以去岁今日恰在邓尉观梅也》：“东风花事正绝胜，南梅北杏言非诬。”《御制诗集》二集卷三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徐有贞《次韵酬孙孟吉见寄之作二首》其二，《武功集》卷五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

基础^①。

而另一方面，杏在南方的分布也是普遍的，至少在江淮、江南地区是极为常见的。三国时董奉治病救人，约以种杏五株为报，终成大片杏林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江西庐山。到了中唐以后，随着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社会人口、经济重心的南移，南方地区的杏花风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习。唐代诗人杜牧《寓言》“暖风迟日柳初含，顾影看身又自惭。何事明朝独惆怅，杏花时节在江南”，北宋诗人寇准《江南春》“波渺渺，柳依依。孤村芳草远，斜日杏花飞。江南春尽离肠断，蘋满汀洲人未归”，都是较早歌咏江南杏花风景的诗句。杏花成了人们心目中物产富饶的江南地区一个经典风物，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，逐渐盖过了北方的风头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。人们观赏态度上的这种“趋炎附势”，有着社会形势、审美感觉和文化心理上的复杂因素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杏之生物资源分布的广泛性、普遍性、丰富性。除热带和亚热带南部地区即今闽、粤、桂、琼四省区生长不蕃外，在我国从塞外至江南，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，杏都是较为常见的果树。

杏的经济价值极为丰富，在我国人民漫长的生活实践中，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，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。杏首先是果树，“杏实大而甜”^②，色多正黄，可以鲜食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杏与

① 梅杏同为早春花色，但南北分布不同。《齐民要术》即记载北人不识梅，常将梅杏混为一物，宋以来类似的现象频见提及，常遭南方人调笑。这几乎形成了一个历史话题或文化现象，值得关注。

②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，缪启愉校释（《齐民要术校释》），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。



“枣、栗、榛、柿、瓜、桃、李、梅、楂、梨”等一起列为宴享和祭礼的食品。汉以来有杏脯^①、蜜渍青杏^②等制法，陆游诗中还提到“盐收蜜渍饶风味”^③，是盐制之法。杏不仅鲜食，还可捣烂果肉，薄涂曝干制作“杏油”、“杏妙”等干粮，用于掺入谷物面粉中食用^④。杏之鲜果不入煎造，收获后不便贮存，魏晋南北朝时，这种果肉晒制干粮的方法已经流行，正弥补了这个缺陷。

杏仁也是杏的可食部分，主要用于入药。杏仁入药，大约源于秦汉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“杏核，味甘温，生川谷，治咳逆上气，雷鸣喉痹，下气，产乳金创（引者按：指妇女生产刀伤余疾等后遗症），寒心贲豚（引者按：奔豚，指腹中气窜上冲如乱窜之野猪，古人认为属肾阴积滞所致）”。中医认为，杏仁味苦辛，性温，有小毒，入肺、大肠经，辛能散邪，苦可下气，温能宣滞，润能通便，是治疗外感风寒、咳嗽气喘、痰吐不利、胸闷不舒、肠燥便秘等症的要药^⑤。东汉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，麻黄汤、青龙汤、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、大陷胸丸、麻仁丸、麻黄连

①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引《广志》：“梅杏皆可以为油、脯。”

② 佚名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已集，明刻本。张之洞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卷五〇：“酸梅：按，用杏子青者浸烂，去核及滓，和以糖，加以冰块，土人谓之酸浆水。亦有将浸烂杏子捞取略干，模作糕，可水化食之，暑天食最宜。”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。所说酸梅是腌制青杏以模拟酸梅风味。

③ 陆游《杂咏园中果子》其四，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一，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 《释名·释饮食》：“柰油，搗柰实，和以涂缯上，燥而发之，形似油也。杏油亦如之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：“作杏李妙法：杏李熟时，多收烂者，盆中研之，生布绞取浓汁，涂盘中，日曝干，以手磨刮取之。可和水浆，及和禾妙，所在人意也。”妙是禾谷研制的干粮之类。这里所说两种制法比较接近，类似于今天的果丹皮之类。

⑤ 吕景山《施今墨对药》，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。



轺赤小豆汤等经典古方中都以杏仁为主药，且用量较大，一般都数十颗，多至一斤。两千多年来，发挥的医疗作用不难想见。

杏仁不仅药用，也可食用。以杏仁为粥，始见于西晋。葛洪所说服法中即有杏仁研细煮粥一法^①，同时陆翙《邺中记》：“寒食三日作醴酪，煮粳米及麦为酪，捣杏仁煮作粥。”^②《齐民要术》称：“杏子人（引者按：同仁），可以为粥。多收卖者，可以供纸墨之直也。”^③可见当时使用已较普遍。杏酪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《金匱要略》，称“杏酪不熟，伤人”。《齐民要术》中有详细的“煮杏酪粥法”^④，最初可能是寒时节令食品，因杏、麦家常多有，也不必寒食才用，故所谓杏酪麦粥，应是民间较为常见的粥食。杏叶也可食用，是救荒之物，可炸食充饥^⑤。

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，虽然杏实、杏仁的经济价值显著，在我国开发利用的历史也十分悠久，被列入“五果”之一，但自古民间种植规模有限，明清以前除少数传说外，未见有大面积种植的记载，似未形成知名的产区。上溯《诗经》，涉及植物近150种，有不少经济作物，但未见有杏。这可能与我国古代杏之品种驯化、改良较为缓慢有关。杏的利用虽早，但古籍中很少称赞杏果是美味佳果，而医家“味酸，不可多食，伤筋骨”^⑥的说法却深入人心。《齐民要术》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：“《嵩高山记》曰：‘东北有牛山，其山多杏，至五月烂然黄茂。自中国丧乱，百姓

① 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卷三，明正统《道藏》本。

② 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四，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。

④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九《醴酪》。

⑤ 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卷五八《荒政》，明崇祯平露堂本。

⑥ 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卷二三，《四部丛刊》景金泰和晦明轩本。



饥饿，皆资此为命，人人充饱。’史游《急就篇》曰：‘园菜、果蔬，助米粮。’按，杏一种，尚可赈贫穷，救饥馑，而况五果、蓏菜之饶，岂直助粮而已矣。谚曰：‘木奴千，无凶年。’盖言果实，可以市易五谷也。”^① 杏在人们心目中不是上佳食品，而是救荒疗饥、应急活命之物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杏的食用、种植历史虽久，但品种的改良进展不大，可能各地所产大多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山杏一类品种，口感和营养价值远不如桃、李、梨、枣。相对而言，杏仁的药用价值反有不可替代之处。近代我国杏的种植规模不断发展，主要得益于品种的改良、引进，以及仁用杏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提高与推广。杏实相对朴素、平实、家常乃至有几分粗劣、贫贱的品质和功用，使其远离富贵、华丽、奢靡的生活氛围，包含着家常“五果”更多平民大众、草根社会的实用意义，相关的历史和文化都呈现着切近民生日用的气息和平淡无奇、波澜不惊的发展态势。

杏树木材坚韧，纹理紧密。上古时就是流行的取火木材^②，后来被称为“东方岁星之精”^③，是作为春色阳气的代表。传汉代《西京杂记》记载“文杏，材有文彩”^④，司马相如《长门赋》有“饰文杏以为梁”的描写，文杏是建造宫殿的良材。唐代诗人王维辋川别业中有“文杏馆”建筑景观：“文杏裁为梁，香茅结为宇。”野杏的材质更为坚硬，清人查慎行记载：“山中有野杏树，枝干多被野烧所焚，其根坚韧，入土不烂，有花纹而香，以

①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。

② 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八七：“燧人氏夏取枣杏之火。”

③ 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八七引《典术》。《典术》为南朝宋至齐梁时著作。

④ 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四《种梅杏》引。



为笔架及小香几，玲珑可爱。御前俱研用之，余受赐者，用作小镜架，名之为蟠木。”^① 清宫多用野杏树蟠根制作器具，极富工艺价值。

杏是花果兼用的植物，杏花的观赏价值较为显著。杏花花期当仲春季节，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（韦庄《思帝乡》），这是一年中气候最为宜人的季节。杏花结实率较低，因而花朵较为繁密。杏花花期颜色有所变化，“未开色纯红，开时色白微带红，至落则纯白矣”^②。花蕾初绽呈红色，最为醒目，所谓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是初开景象。渐开渐淡，盛开转为粉红、白色，这种姣容三变的过程展现出丰富的观赏性。红杏初绽，大片杏林，如火如荼，人们多以“红霞”喻之^③。而逶迤开放中，同一树花朵有先后，颜色也就有红有白，大片林景中更是红白夹杂，绚丽斑斓，人们常形容为“碎锦”^④。而微开半吐之时，花色介于红白之间、淡注胭脂之色，可以说是花色娇柔最富魅力的阶段，古人诗称“绝怜欲白仍红处，政是微开半吐时”，“海棠秾丽梅花淡，匹似渠侬别样奇”^⑤。杏花开落都比较集中，无论是初开之红艳，还是盛开之雪白，甚至是大片之凋零，都富有气势，尤其是大面积盛开的杏林，景象壮丽，引人瞩目，动人心魄，这些都是杏花之审美个性和观赏价值所在^⑥。杏花是我国众多观赏花卉

① 查慎行《人海记》卷下，清光绪《正觉楼丛刻》本。

② 王象晋《二如亭群芳谱》果谱卷二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《故宫珍本丛书》本，第471册第353页。

③ 张镃《摘霞亭（霞即杏也）》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《全宋诗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1—1998年版，第50册第31629页。

④ 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前集卷一〇《异景录》，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⑤ 杨万里《郡圃杏花》二首其一，《全宋诗》第42册第26233页。

⑥ 详细情况请见上编第一章有关论述。



中比较重要的一种。

丰富的资源价值和普遍的开发利用，引发了相关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，同时也构成了相应精神文化衍生、发展的基础。纵观我国杏文化发展的历史，其人文意义的生发有着从果实到鲜花不断演变的过程。先秦至汉唐，人们对杏的关注更多的是果实和木材，相应的文化意义主要由其果实和树木生发出来。比较著名的有这样三段事迹：

一是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孔子游乎缁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，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”杏坛本指缁帷中高地，北宋初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，“移大殿于后，因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，环植以杏，取‘杏坛’之名名之”^①。杏坛之名逐步显要起来，成了儒家圣尊、儒师讲坛的代表。

二是葛洪《神仙传》：“董奉者，字君异，侯官人也。”“奉居（庐）山不种田，日为人治病，亦不取钱，重病愈者，使栽杏五株，轻者一株。如此数年，计得十万余株，郁然成林。”^②后世“医家者流率以董仙杏林为美谈，亦有以为称号者”^③。杏林成了治病救人、妙手回春之医家的象征符号。元胡天游《赠医士刘碧源》“老去刘郎鬓未华，枕中鸿宝鼎中砂。仙源十里蒸霞色，半是桃花半杏花”^④，就代表了这种象征意义。

三是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：“杏园洲在南海中，洲中多杏，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。汉时尝有人舟行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，食

① 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《日知录集释》第1403页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。

② 李昉等编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二，中华书局1961年版。

③ 程文海《杏山药室记》，《雪楼集》卷一三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 胡天游《傲轩吟稿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

杏故免死。”^①这是关于杏是海上仙品的著名传说，影响较大。前引董奉的传说中，董奉不仅医术高明，而且是一位隐居山林、修炼得道、长生不老的仙人。杏也就不仅是医家济世之象征，同时与神仙羽士相联系。唐人写仙家居境，多以桃、杏作标志：“何处深春好，春深羽客家。芝田绕舍色，杏树满山花。”^②

这些早期故事都主要是围绕杏树、杏林和杏果而出现的。这符合人类文化认识的一般规律，人们总是先关注物质的实用功能，然后才是审美价值。杏最初的象征则是仙家、隐士、儒生与医家等身份高雅、道义鲜明的人格形象，这与宋以后杏花、桃花被视为凡俗之物大异其趣。因此，杏的文化形象与桃一样，也有一个由果实向花色、由崇高向卑俗转变的过程。这一转折可以唐宋为界，唐以前属于我国文化上的古典形态，是相对实用的、朴素的、自由的、粗放的，有关花果卉木的史迹和传说多是奇特的、灵异的、神圣的，宋以后则是近世形态，道德的、理性的、世俗的因素大大增强了，反映在花卉审美上也多了许多品德寓意、道义象征的情趣追求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，杏的象征品位是明显跌落走低的。这是我们在把握杏的人文意义时，首先要特别注意的。

杏花在精神文化上的表现及意义，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核心。在我国所有观赏植物中，杏花是最早引起关注的植物之一。前引《夏小正》中即有“正月，梅、杏、梔桃则华”，这是关于三春物候的最早记录。到了汉代，杏花物候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。西

① 任昉撰《述异记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刘禹锡《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（同用家花车斜四韵）》其九，《全唐诗》卷三五七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。